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街號夜嚴總包特別優益寄遞之報紙

晶報

電話二四二八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日本同 其餘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票在內 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第三百十九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 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 零登照算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部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 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 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 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 性質和平 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 善除人身內蘊毒質 患花柳病者服之 去汚生新 身清便凡 扐瘡頑癬 骨節疼痛 及小兒胎毒等症 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患生於所忽 禍起於細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終爲江河。古人已先我言之矣。香烟爲物雖微。每年外溢金錢不下九千餘萬。我同胞不欲愛國則已。果欲愛國。不可以其微物忽之。
請吸真正國貨 大愛國牌香煙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者。其惟廣告乎。人名報紙。社會所歡迎。晶報以報紙之小而能勝其名。晶報之廣告。其[illegible]如不[illegible]但[illegible]載各[illegible]者。[illegible]請即通信中央二千四百二十八號。晶報廣告處啓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潤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另加二成。潤例。上款加二成。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盾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二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〇本會之發起。[illegible]一日合群人生世間。不可孤立無助。所以貴有朋友。有友朋尤貴有團結。性朋友[illegible][illegible]
〇合群則外侮不侵。古人云德必有鄰。此意也。[illegible]
[illegible]

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劵每張一元 位用足一年 售洋念元

十年癩頭 十日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愈。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鴻鐵胡開文[illegible]

男女生殖器病自療法

預約大洋八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版

凡吾國人之患陽萎遺精早洩手淫子宮病不孕等症而醫藥罔效或羞於求醫者[illegible]
[illegible]三號廣東分院同啓

靈子術秘鑰

預約大洋一元二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書

君欲知宇宙之靈奧生物之究竟否 君欲強身卻病精解玄理否 君欲治療醫藥無效之疑難痼疾否 請讀出版界空前絕後之靈子術秘鑰一書 彼自能饜君之望 無論何人可確保成功 預約奉送靈子術實驗觀覽券一紙

普救臟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臟脹無憂丹
[illegible]
定價 購法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第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尚有萬應十滴水 [illegible]皮膏藥 均係家常必備之品 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 三西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新世界西首

花柳聖人 愛克憐

內服外用 每瓶一元二角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 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痃便毒梅瘡等症 既能療其已發 尤善防其未然 內外兼施 功效卓著

痔瘡藥

天泡瘡 黃水瘡 乾疥 濕疥 [illegible]
[illegible]
正威大藥房謹啓

美貌嬌容 少年化鬚散

[illegible]
五馬路[illegible]藥房[illegible]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招男女生

本校創辦於今四年 一切學科注意實用 採最新教書法 從教授每晚七至九二小時 學費極廉 限日學業可操 過讀其他日校七年膳宿校內亦備 交通便利 有志向學者請速致函本埠法租界東[illegible]巨籟達路求是女校索閱章程(附郵一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校 校長陶雪生啓

萬應消癥丸

[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英界五馬路寶善街一八〇號 正威大藥房謹啓

光學精深

本公司爲中國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illegible]
[illegible]
精益眼鏡公司啟

電話 三八九五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illegible]

功效
[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illegible]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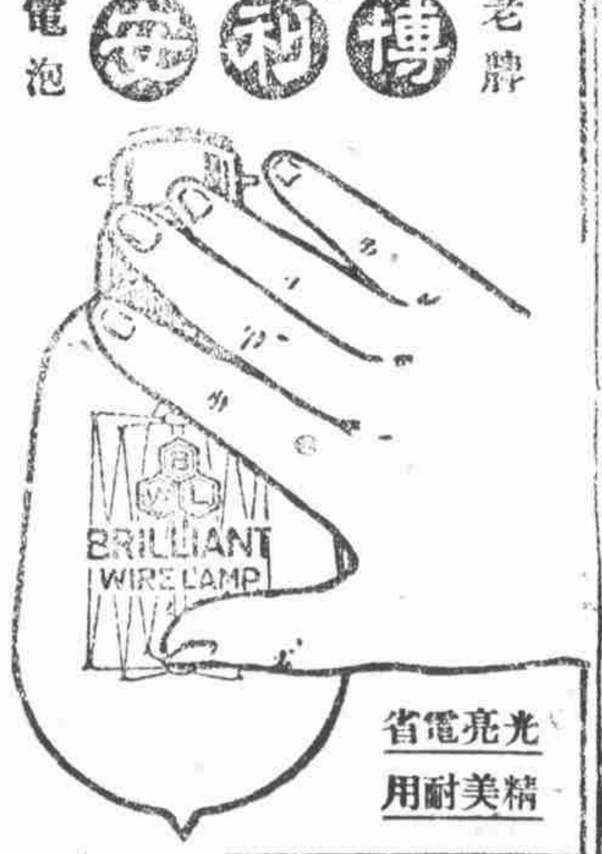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illegible]

君欲上海游 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 改良新減價會

上海博利安公司
老牌 博利安 電泡



光亮電省 精美耐用

兜安氏固牙香膏

每瓶洋三角半

牙齒潔白 不但美觀 且益衛生 此膏質良 香雅人比 刷牙可免 一切牙病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賣還要賣自己

（丹翁）

商業、俗說叫做買賣、惟恐沒有人買罷了、有人買才有進帳、有進帳便捨不得不賣了、平常交朋友、要是有人告訴他、說、你被朋友賣了、當然很不願意的、現在生意做得巧、却有了三種人肯賣自己了、（一）是堂子裏跟局的、外面賣的先生、背裏賣的自己、（二）是賣國奴、把大家的國賣了、他自己也跟着賣掉了、兩樣比較、還是跟局的巧、因爲她永遠賣、永遠沒有甚麼消耗、賣國就應着古語上說『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自己既算了一個毛、那能不跟着皮去呢、（三）交易所既替人家做買賣、還把自己的股跟着賣、自己的股便賣光、仍可以在裏面一樣的做生意、因爲這個股、無論移轉多少主顧、還是可賣的一個東西、不是比着那跟局的還要巧嗎、人說這個營業危險、便是真個危險、貸夫人斷不肯大明大白、改業做跟局的、自己還可以到市面上出出風頭呢、

□某五少奶之潤格

（愛嬌）

有一天、某先生請客、在座許多人、都是上海的書畫名家、他們正在討論那一位的潤格昂、那一位的潤格廉、話頭一轉、又談到新近某巨閥某公子離婚事、有一位名公笑道、你不知道他們這位五少奶奶、也是有潤格的、他的潤格、不是講來件的大小、却是講來件的美醜、譬如我們寫字的、往往潤格上有劣紙不書的字樣、刻圖章的、也往往寫明劣石不刻、他的潤格、除了實在惡劣的人不收外、其餘就以來件的美醜而定、大約來件越美、潤格越輕、來件帶有些老醜的面目、潤資就得多費些了、有人問道、他那裏潤資要多少、那位名公道、瞧你們的來件如何、要是來件年青貌美、潤格是二百元、也許再讓些、要是來件年老貌醜、潤格是五百元、也許再加些、此外的磨墨費、却多少隨便、先惠後交、快的當天就可交件、而且決不請代筆、因此生涯就發達起來了、我們這一枝拙笨的筆、那裏趕得上他呢、

一雁先生

自從中秋節瀛台一面之後、老沒有見面、有一天、在城南園遠遠地望見你、却和一位女眷同坐、我打量着、你必然是陪着尊夫人同逛、這是你的應盡的職務、未便前去打擾、所以不敢去招呼、

這幾時在晶報上、看上少卿和家兄與你、紛紛談論『打漁殺家』中的『蕭恩服裝問題』、都很有趣、我可沒有敢插一句嘴、取嚴守中立的態度、不料三一六號晶報中、你那篇『正式談蕭恩的打扮』中、忽然牽涉我的名字、加了我一個『闊人』的頭銜、把我和什麼馮玉祥馮耿光同列並論、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與你素來不過玩笑的、你却爲何挖苦我呢、丹翁雖也曾以闊人頭銜贈我、並有『九門馬二汽車行』之句、但我却原諒他、因爲他和我素來開玩笑、彼此過的有、他又遠在上海、誤聽人言、也是有的、你却不然、你在京與我同在一個機關中、你的分兒比我大得多哪、却何苦要挖苦我呢、難道說你做都督、做議員、做參贊、做顧問、做諮議、便是固然應有的本分、而別人的督軍、總裁、諮議等、便是意外的非分嗎、你坐汽車不算闊、我坐人力車便算闊、你這闊的界說、便是如此嗎、倒要請教請教、常言道『光棍惜光棍』、你祇顧自己說風涼話、却無端把旁人混扯、這就不算光棍了、難道你走南闖北、跑了半世的江湖、連這一點道理都不懂嗎、你要是說真個不謊、或是有心要和我開釁挑戰、那麼、就自這一次起手、咱們、就開開玩笑便了、我話已說完、請你給我一個簡捷痛快的答復、馮叔鸞 十、十、二九、

□慶頂珠爭端之結束

（小隱）

慶頂珠之爭點凡二、曰茶衣穿法、曰靴鞋問題、與此爭端者凡四、曰春覺生、曰蘇少卿、曰何海鳴、曰侯疑始、茲就四家之說、一討論之、

春覺生之言曰、茶衣且應爲紫花老斗、係在胸前打扣、脚下向係着抓脚虎靴、此與下走所親眼得見者、正同、『雖茶衣老斗、稍有分別、或係下走誤記、然大體則不相背、是說最爲可信、緣春君系出旗、世居京師、爲都下老票友、曾及見張二奎王九齡諸伶者、劇學深邃、固非後生小子、所能窺其萬一也、何海鳴之言曰、船上不能着靴、又曰、『收網勝人多、在船上不妨着靴、又曰、青打衣、可以代赤臂、云云、既曰、『船上不能着靴、乃謂勝諸人、獨不與其列、青打衣且可代赤臂、青布靴獨不可以代赤足、誠所謂一家之言、且以死無對証四字、宣告脫離戰團、因屬詞窮、然尙不失爲滑稽也、蘇少卿、人不向其說話、彼偏向人說話、雅量誠不可及、其言滔滔不絕、大都胡拉亂扯、如船上着靴、要灑一靴筒子水、無着靴之漁翁、戲上景物『必須似眞之類、船上打魚、並非下河撈魚、是否弄一靴筒子水、尙是問題、靴固畏溼、豈鞋即不畏濕乎、漁翁固不着靴、而褰腿似亦非漁翁所需、必須肖眞、則非赤足或草鞋不可、『且緞衣綢裙、草帽上綠以飾品、天下又豈有如此闊綽之漁翁、戲上漁翁、果不可着靴乎、然則渭水呂望、打魚時便預爲將來作宰相地步、而着靴耶、此等胡扯、已無辯論之價値、『見少卿於戲詞且不知、文理又誤解、『不知自愧、猶復曉曉、亦只可見怪不怪也、侯疑始於茶衣則曰、應在胸前打扣、或伸一臂、或伸二臂、未云有捲作背心式者、已與下走前言洽合、於脚下則曰、先曾着靴、後改洒鞋、雖與下走所見不同、然亦不失爲執中之論、惟譚氏原習老生、倒倉後改武生、嗓音復起、再唱老生、隸三慶四喜春台等班、以及東太后國喪時、同大頭在裕順軒清唱、皆文武兼唱、幷非專門武生、嗣立重慶同慶同春等班、以及中和後起之三慶、於武戲不過偶一演之、謂爲由武改文已誤、謂改文第一戲即慶頂珠、尤不可考、且陳秀山、既寒譚此劇、並爲登場裝束之預備、豈於譚之此戲尙未見過、必由子芳借往觀譚、以取証、有是理乎、子芳固老於劇場、而其言究未可深信、下走前云、譚氏民國以來、從未演過慶頂珠、其上本有除堂會外四字、嗣爲寒雲所見、以民國譚在公府、雖曾演過二次、但外人頗不易見、既無人知、不必提及、故將四字刪去、然據寒雲言、一次配以王瑤卿、一次配以諸如香、謂之足下、仍爲靴而非鞋也、孝慈亦敬與先人、爲先嚴鄉榮房師、孝慈亦與之有世誼、往年在京、固時相過從者、容來都門、然與侯陳王諸君、共爲討論、此事至此、告一結束也、

□羽介吟

（寒雲）

醉靨輕柔笑有痕。幾回小語出溫存。花間空夢眉邊月。莫遣銷魂抵斷魂。

迷離影夢落吳塘。花雨彌天墜有香。連理枝頭春更好。二分明月憶昏黃。

高欄徙倚近霜星。渺渺長河淚暗盈。嗚咽西風相對久。昔歡今怨一時傾。

軟紅十丈醉京塵。飛雨流霞入夢頻。斂粉遙知理雲意。應非江海舊征人。

說詩解頤

（蛻臒）

改古詩、詠今事、以着墨不多爲最難、任擇前人之一詩、爲世所耳熟能詳者、每句點竄一兩字、自然與吾意所指之事、脗合無間、如最近天笑寒雲之作、洵爲善其事者矣、不則任意塗抹、每句竄易至數字之多、甚至變化句法爲之、令人莫能指識、是則可謂爲和韻、不得謂爲改詩也、猶憶三數年前、馮河間代理總統、爲奉天張作霖所窘、幾至帶兵入關、昌言討伐、馮大惶急、百計圖救、始幸得免、余偶與丹翁語此、乃合改唐玄宗經魯祭孔子一詩、以諷之云、夫子何爲者、總總一代中。地猶周氏館。宅即滿王宮。歎奉嗟身否。傷霖怨道窮。今看幾包七。嘗與夔時同。歎奉傷霖一聯、竊自以爲天造地設、非勉強湊合爲之者、周氏館、謂馮之繼妻周道如女士、在項城當國時代、嘗居白宮、爲袁氏家庭之女教師也、用易斯句、亦極天然巧合之致、讀者以爲何如、余於洪憲改元、自民國五年元旦始、余於四年歲暮歲除、亦嘗戲改一詩云、十二月當卅一日。風光別我自由身。其君今夜不眠睡。未到曉鐘猶是民。通首才易五六字耳、而於是時情事、無一不合、且寓無窮感喟於其中、亦自謂可資談助也、

旅美隨筆

（葛宓自美國Wisconsin寄）

□小梅在新大陸之聲價

予在都時、常聞友人言、梅蘭芳之化裝片、流行歐美、彼都人士、莫不垂涎三尺、嘆爲觀止、嗜梅者流、亦遂皆資爲談助、同時並盛傳某某劇團、將以重金聘之至新大陸、爲舞台上放一異彩云云、余固非梅毒者流、以爲吾國伶人、何必以求外人之贊許爲榮、舊戲之精奧細緻、又豈一般耳食者所能領略、及至此邦、與彼邦劇界中人物談及、並偶讀其劇雜誌等、竟無有知小梅者、（百代老譚唱片、則於友人家曾一聆之、）庸人自擾、天下事大抵若然、因恐國人誤解、特爲糾正之如右、

□題自作俳詞

作平用仄例先開。兩眼休言句誤哉。兒是俳詞非正體。江南好正打油來。

今之詞家、每喜以仄作平、猶之詩人之喜疊韻、竟有疊至數十百首者、誠詩詞之一大刦也、予輒用慨焉、大雄示紅綠生畫、諷加房租之圖、屬爲題注、遂戲成江南好一闋、故作以仄作平之謬體、以博讀者一噱、不期人竟有以正眼觀之者、殆繆而不知其爲謬歟、此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謂也、爰再成戲言以解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潑克。一俟籌備就緒。即行出版。以副愛閱諸君之盛意。其本報仿晶報體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字三日一出之原意。閱者注意。

□閱報諸君鑒 本報現因籌備神州潑克畫報、晶報仍循舊例、三日一出、所有預付隔日一出之報費者、當照定報價格、加長日期計算、補發收據、特此通告、發行部啓

□南離編譯社贈秘密人一部、結構精嚴、遣意雋永、而譯筆亦極清健、爲偵探小說中之上乘、敬佩敬謝、（寒雲）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李涵秋著）

□二八□

第一回 習風雪戰士夜歸家 賞菊花美人春中酒

要說是要你回去罷、我家房屋又淺、安插他們老兩口子却還使得、我是當過軍官的、在那草房裏辦喜事、可就要吃大家笑話了、我久已打算、要買一處整齊的房屋、前前後後、至少也須得三進、只是一時竟不到這賣戶、這件事且放着緩議、你若等不及、打胎也不防事、只消吃了那藥、包管一滑就滑出來、你休得害怕、比如只撒了一泡大溺、說罷哈哈大笑、翠蘋也是沒法、只得依允、一宵無話、第二天露蘭起身下床、梳洗完畢、便想到梅家請他教體操的事、須索提快去回絕了梅貴、免得他再跑去和父親糾纏、（看他此時只作此想、）主意已定、便一脚直尋到梅貴屋裏、梅貴果然正在裏面等候着他呢、一見了面、早笑嘻嘻迎得上前、先誇讚露蘭這一表人物、真個體強力壯、不愧軍人模範、露蘭少不得也謙遜了幾句、彼此分賓主坐下、却好張大嫂正在房裏梳頭、見了露蘭、也就忙不迭的笑出來、倒茶裝烟、鬧得烟霧瘴氣、梅貴這話蠻子、是再忍耐不得的、先自由他開口、將梅太太要請他的話、滔滔滾滾、說了一大遍、說完了只瞪起兩隻狗耳朵、好等待露蘭答覆、露蘭滿肚皮想着翠蘋的恩愛、似乎一刻也離不掉、越是梅貴說得高興、他心裏越不願意、正待拿話去駁回他、不防張大嫂忽然咧着大嘴笑道、少爺去自然是去穩了、但是我有一句笑話、要叮囑少爺、你只教他家少爺體操原不打緊、他家還有一位嬝嬝娘娘婷婷的大小姐呢、和你少爺年紀又相仿、論他的性情溫存、又和少爺差不多、少爺千萬不要像那饞貓偷嘴似的、再扯着他家大小姐、也教起體操來、（妙人妙語、）吃他們太太知道、我家這老殺才、可就吃不了要兜着走了、……說着便殺雞抹脖、直對露蘭做鬼臉子、梅貴睜頸給他一口吐沫、罵道、你這娼婦、夾着那張嘴、滾過一邊好了、要你在這裏瞎三話四、大少爺是何等的正人君子、他因爲不滿意那些督軍旅長、拚着功名都不要、跑回家過這清苦日子、一點兒都沒埋怨、世上像這大少爺的爲人、千萬中也挑不出一個、你這娼婦不知道輕重、便這樣有得沒得的、誣衊我們大少爺、大少爺敢是和你一樣、你只顧偷漢子、難不成還要強着大少爺去偷女娘、況且我不過才說出這話、至於大少爺肯去不肯去、還在未定、……

□怨耦參商記（二）

（說夢報告）（寒雲修辭）

是晚彼婦姻之赴某旅社、與王子預有成約、自無疑義、惟以記者耳目所及、王子與五少奶、實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七婦、則蛛絲馬跡、不無可疑、亦無容爲之深諱、而是夕所以雙雙赴王子之約者、則以探問一顧姓消息故、顧姓事、與本案初無關係、記者亦不必爲之牽入、致旁生枝節、浪費筆墨焉、

AA驟覩某氏二婦、憤火中燒、酸風四佈、蓋以五少奶之容貌、我見猶憐、何況浪子、得新忘舊、自在意中、廿一日酉時之毒、遂於廿四日亥時發洩、AA成心搜鼠、不遑忌器、決將個中事報告二婦之夫、爲復仇計、又因街頭一見、於某七婦之面容、未辨眞切、乃先以電話致某七處、問少奶在家否、接話者爲老傭王媽、詢以何事見詢、AA詭言欲向其取鞋樣、王以少奶他出答、AA之意更決、即撥電話至某五私第、告以若婦在某旅社某號、與王某私會、其速往捉、五初擬置諸不理、良以捕姦事、與雙方顏面均有關係、且旅館爲衆目昭彰之地、家醜不宜外揚、雅不願以小不忍、致貽羞門閥、立意至善、乃未及五分鐘、AA第二次電話又至、詢五少爺曾否出發、五以其催迫過急、且不得發電話者之主名、頗滋疑訝、即就諸清客詢意見、閱者當知清客者、錦上添花、吮癰舐痔之倫、其一舉一動、莫不仰承主意旨、安有所謂意見、儻小說之描摹、久已淋漓盡致矣、五之清客凡二、一爲木器店主毛某、一爲帳席、蓋五近方落成廣廈、所需木器甚多、毛某遂晨夕盤據其家、目的固自有在、且此二人均以仰承五姨太太之鼻息爲務、夙知五於大婦愛弛有年、則此順水推舟之人情、亦落得爲之、斯時既得五之咨詢、均以依電話中語、往旅社捉姦爲勸、五方依違兩可間、而AA之第三次電話又至、則不啻五少奶之一道催命符也、

□上海著名女伶 粉菊花小影□

孫家有女能歌舞。□□ 湖海爭傳粉艷王。□□ 龍嬌鴻驚今世罕。□□ 留致翩影認瑤妝。□□ （寒雲題）

時事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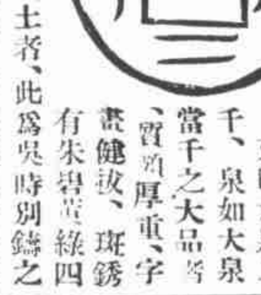
（林屋）

城降而陂。陂降而河。河降而海。四總統愈趨愈下。京制於奉。奉制於直。直制於鄂。三巡閱越闊越兒。（城陂河海、謂項城黃陂河間東海、）或曰、中山先後爲總統、何以不列、曰、中山前之總統、似發難陳涉、今之總統、似僭號趙陀、且兩統不並立、故不列也、

羣齋雜詩

（寒雲）

大泉世有當千泉。此亦吳泉曰二千。同是赤烏年鑄造。昔惟萱譜說孤傳。



吳大泉二千泉、文曰大泉二千、泉如大泉當千之大品者、寶氣厚重、字畫健拔、斑銹有朱碧黃綠四色、開新出於土者、此爲吳時別鑄之

秋星痕語

（十三）（漱六山房）

此時琴娟笑聲、竟直突萬淚痕中而出、若陰霾慘霧之天、忽爾雲開見日也、顧爲時未幾、嘆息之聲、又雜笑聲而作曰、憶哥、時已逾午、我欲行矣、吾深不欲行、而又不能不行、但願後此再能相見也、憶雲曰、吾知君不能不行、但君自昨夜至今日、未進一餐、盍少進食飲、再行可乎、琴娟搖首哽咽曰、吾不欲食、亦不欲行、深願今日即死、死於愛我者懷抱之中、尙不至忍受此無窮之苦惱、語時、尙以淚眼仰盼憶雲、憶雲雖鐵石英雄、此時亦蘊淚於眶、瑩然欲涕、顧又不能不力自振奮、以慰琴娟、乃曰、娟妹勿哭、吾無論如何、他日必當與君相見、堅持此志、終始不渝、彼人一瞬豎子耳、胡能阻我、琴娟雪涕曰、君言確乎、憶雲曰、吾生平不作誑言、君詎不知之、矧對吾摯愛之娟妹、安能相誑、琴娟曰、然則吾心慰矣、憶雲與琴娟握手不釋、凄戀至於久久、憶雲始黯然曰、君欲行者行矣、琴娟曰、憶哥別矣、行再相見、一語甫終、酸淚已如泉而瀉、憶雲力回其頸他顧、口中言曰、娟妹別矣、語時、遽釋琴娟之手、琴娟含涕欲行、逡巡不忍、忽曰、憶哥、後此果能相見乎、憶雲毅然曰、必能相見、琴娟曰、雖然、吾受君無量之恩、吾乃不知所報、萬一此別綿綿、不能相見、吾惟有日日焚香默禱、祝君及君之夫人福壽康甯、白頭偕老、幸勿以薄命人爲念、語已、忽委其肢體、拜伏於地、且拜且言曰、吾無以報君、此一拜所以報也、憶雲出不意、張目大愕、引手扶之、覺一時酸楚之情、直透鼻尖眼眶而出、琴娟珠淚縱橫、玉容慘淡、忽忽起立、掩面而行、憶雲木立視之、堅默無語、心中酸梗極矣、

一年有半

（七三）（天笑戲述）

伯濤道、在七八年以前、我也到過上海一回、有人曾經請我吃花酒、好像不是這個樣子的、也沒有一個倌人來了、客人反而要敬他吸香煙、好像似應盡之義務一般、這是誰興例的、叔禮道、這有什麼例不例、凡事都有個變遷、不知不覺的就變成這個樣子了、記得我初出來吃花酒的時候、倌人到了抬面上、凡是誰叫的局、就把一隻金豆蔻盒、擱在誰的面前、後來把豆蔻盒改爲小鏡子、過了幾年、這個告朔餼羊就沒有了、起初倌人到了抬面上、總帶着跟局的大姐娘姨、給客人裝烟、自從香烟盛行以後、你也不吸水烟、我也不吸水烟、後來就把裝水烟這一節儀制、也漸漸兒廢止了、但是有許多先生們、香烟倒也是老癮頭、客人的水煙不吸、先生的香烟癮倒上來了、因此到了抬面上、便討香烟吸、初出道的客人、瞧着好像堂差到了、敬香烟是一種義務、其實儘有許多倌人、本來不吸香烟的、似這樣你敬他一枝、我敬他一枝、他又不好意思拒絕、拒絕了、失了客人的面子、只得吸了、漸漸兒也就吸上了癮了、老五道、其實吸水煙好、我在家裏就吸水烟、不過要走地方收拾得乾淨、吸水煙未免烟灰亂吹、糟塌了場化、然而也只要自己當心、叔禮道、你們蘇州人、是喜歡吸水烟的、前年子我到過蘇州、他們也請我吃花酒、裝水烟的風氣、還沒有改變、而且有的還是倌人自己親手裝的、任是素來不吸水烟的、也得要應酬他三筒了、有一個小雙珠家的老七、面孔板板的、生意很好、我有位朋友、口占四句詩贈他、說、一副孤孀臉、三筒斷命烟、阿媛坐過去、弗轉弗連牽、可見得蘇州還行那裝水烟的風氣啊、伯濤道、好詩好詩、這詩比了近來那種新體白話詩高妙得多咧、叔禮道、這是講蘇州吃花酒的、還有上海吃花酒的、也有一首、伯濤道、三哥、念出來我們大家聽聽、叔禮道、何日花頭做、今朝翻臺抬、我呢堂唱去、妥欵請過來、這是上海吃花酒叫堂唱的套詞、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了、